

特别推荐

直面现实,直面未来

刘慈欣



在幻想类的少儿文学中,科幻小说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体裁,它以一种与传统的少儿文学不同的方式,激发小读者的想象力,拓展他们看世界的视野。随着年龄的增长,童话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幻灭的过程。童话曾经给世界蒙上一层奇丽的幻彩,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这层幻彩不可避免地渐渐褪去,我们终将知道动物不会说话,树木和石头也没有灵魂,世界渐渐变得平淡无奇。这倒很像刘慈欣作品中那篇名为《眼见为实》的小说里的“视觉添加剂”,人们用现实增强技术透过虚拟现实的眼镜看世界,一旦这种眼镜被摘掉,真实的世界将显示出它令人失望的原貌。但科幻小说不会带给人们这种幻灭感。与童话不同,科幻小说的想象是有真实的科学依据的,读者明白,它向我们展示的未来有可能变为现实,科幻小说使孩子们意识到,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未来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世界可能变得比童话描写的更神奇。

在少儿科幻中,刘慈欣的作品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与我们对少儿科幻形成的习惯性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创造的未来世界具有严峻和冷酷的金属质感,由超级技术所驱动,战争、恐怖行动、生化灾难、AI失控等,使那个未来充满了危机和危险,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智能机器,以及机器间的冲突和生死搏杀。在那样的未来中,人们只有依靠非凡的勇敢和智慧才能生存下去,并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和冒险,构成了充满张力的科幻世界。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像直面现实一样直面未来。少儿文学常有一种“保险箱效

应”,无论主人公的经历多么险恶,最后总能迎来圆满美好的结局,这在以往的少儿科幻小说中尤为明显。但“保险箱效应”在刘慈欣的未来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万圣节的灯火》中,城市在末日的诗意中走向毁灭,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奇迹,城市中的所有居民真的死去了。

在这些科幻小说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在少儿文学中显得更为深刻复杂的东西,比如前面提到的因虚拟现实的消失而对破败的真实世界产生的幻灭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人对于机器的背叛,智能机器人为了人类浴血奋战,到最后却仅仅被人们当成工具,被无情地抛弃。

正如曹文轩先生所说,儿童文学应该让孩子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难,同样,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也让小读者们意识到,未来不一定是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领着他们去逛的天堂,未来有多种可能性,这些科幻小说中所展示的充满挑战和危险的严酷未来,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就等同于那些热衷于描写黑暗未来的成人科幻小说。刘慈欣的作品有着儿童文学的灵魂。在那些严峻凶险的未来世界,人类并不颓废,他们用勇气和智慧无畏地迎接所有的挑战,他们和智能机器并肩在铁血的战斗中彰显英雄主义的力量。这样的未来是严酷的,但也充满着童心和青春的活力。

在文学叙事方面,刘慈欣的小说故事节奏明快利索,语言简洁透明、刚劲有力,彰显出一种在目前的儿童文学中少见的阳刚风范,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猜测,他的书是不是专写给男孩子看的。

在国内,少儿科幻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目前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受众的规模都有限。其实,少儿科幻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繁荣期,那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几乎全部是少儿科幻。《小灵通漫游未来》曾是国内科幻小说少有的畅销书,虽然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但也是那一时期创作的。但那个时期中国的少儿科幻只是作为科普的工具而存在,题材狭窄,在文学技法上也十分简单。后来的国内科幻作家们力图纠正科幻是少儿文学的印象,结果矫枉过正,以至于主流的科幻作家们患上了少儿文学恐惧症,直到形成今天的萧条局面。少儿科幻是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拥有巨大的潜在读者群和市场,在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学中,它的意义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我们期待少儿科幻在中国的再次繁荣,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希望。

(《刘慈欣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全7册)刘慈欣/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黄蓓佳的儿童小说以其高雅的旨趣、直面当下儿童生活的品格备受读者的青睐。最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了黄蓓佳销量最多的几部获奖小说,即《亲亲我的妈妈》《我要做好孩子》《漂亮的水仙球》《小船,小船》等,并收入两部编选极有特色的散文集《作文上的红双圈》《梦中的芦苇》,打造了一组姿态各异、性格鲜明,并以昂扬向上为主调的儿童群体。他们的欢乐与忧愁,那么普通,我们耳闻过甚至经历过;又那么动人,让人为之大笑、为之扼腕。

作为一位母亲,黄蓓佳作品中的母子关系很轻易地走进了我的阅读视野:妈妈们要么早早过世(《我飞了》《今天我是升旗手》);要么对孩子成长缺乏掌控、规划的欲望(《亲亲我的妈妈》《余宝的世界》);要么虽焦虑孩子的成长,但最终学会了放手(《我要做好孩子》)。这些形象与当下常见的“虎妈”形象呈现出一定的疏离,也迥然不同于浑身都是母爱的“大义灭我型”妈妈,成为独特的“这一个”。面对另类妈妈形象,孩子的应对为我们思考当前的儿童教育带来新的启示。

儿童文学中,“问题儿童”破茧重生是常见的主题。而《亲亲我的妈妈》中,“问题”妈妈的设置在儿童小说中显得特别,赵安迪是个很不引人注目的孩子。出生后,

他的妈妈舒一眉就离开了,直到10岁那年爸爸因车祸去世,妈妈才把他带到自己生活的城市。妈妈不爱说话,不太会做饭,不关心孩子的成绩,更不关心孩子的心理感受,对刚刚痛失父爱的赵安迪冷淡、疏离。儿子对母爱的渴望眼穿,而她始终无知无觉。原来,舒一眉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妈妈从一个权力者降格为需要救赎的角色,这完全翻转了全知全能的妈妈与“问题儿童”的位置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孩子何为?小说给出了一个美好答案。

赵安迪来到妈妈生活的城市,虽然懵懂,也深味自己被抛掷、被慢待的命运。但他很快发现身边每个人都面临生存的困境,这激发了他内在的潜能。他不但自我修复了丧父之痛,而且用自己真挚、热烈的爱把深陷抑郁泥潭中的妈妈拉上了岸。他教会了性情淡漠的妈妈如何去爱、去表达,还给妈妈找了个性情相投的男朋友。“平庸”男孩在拯救“问题”妈妈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孩子从爱的接受者转换成爱的给予者,妈妈从爱的给予者转换成了爱的接受者。作者关于妈妈和孩子家庭权力关系的置换的构想很有建设性。而赵安迪的经历其实暗含着对当今儿童教育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被过分关注的儿童未必比被漠视的儿童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当下,中国很多孩子享有的重视程度可谓亘古未有。很多家庭

为孩子支付的费用已经攀升到一个让人咋舌的高度。另一方面,孩子的生活空间完全被课业以及名目繁多的补习班和兴趣班填满。香港学者熊秉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很难假设一个时期的人比以前的人多注意到孩子,就代表在整体价值上他们比以前的人为进步可取。另外一个方面,当一个社会特别关怀孩子的时候,有时反而对孩子可能是一个不利的趋势。”虽然,舒一眉对孩子的放手属于无心插柳成荫,但她无意中却具备了很多父母身上稀缺的资源:相信孩子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舒一眉对孩子的放任自流反而成就了孩子,赵安迪用自己的力量打理生活,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黄蓓佳儿童文学系列》(全8册),黄蓓佳/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新书速递



《中国童书出版纪事》崔昕平/著

现代意义上的童书出版,是伴随“儿童的发现”逐步发展而来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童书出版,就源自商务印书馆的新教科书出版和以《童话》为代表的儿童读物出版。由崔昕平著、希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童书出版纪事》,是一部从中国改革开放写起的童书出版史,也是中国第一部童书出版史。全书系统而全景地记录了童书出版从弱到强、繁荣发展的全过程,将1978年至2010年的童书出版历程分解为恢复期、盘整转型期、改革摸索期、步入市场期、畅销引领期、蓬勃多元期、体制新媒体剧变期7个时间段,并统一以“数据描述”“书业背景事件”“重要书事”“大事记”4种记叙模式进行表达。书中既有准确可靠的数据支撑,又有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既有宏观的出版分析,又有微观的细节呈现;既有政治经济的变革引领,又有童书市场的演变排行,具有内涵丰富的百科全书般的史料价值和跨学科探索研究的文本价值。



《水边的故乡》曹文芳/著

水乡童年是曹文芳最珍贵的记忆,也是她和哥哥曹文轩创作灵感的共同源泉。作为“水乡童年精品书系”中的一部,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水边的故乡》和《肩上的童年》《我们的父亲》《紫藤河》《石榴灯》《银杏树》等作品一起,承载了作家深情且温柔的童年回望。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水粉画般明丽的笔触描绘了江南水乡儿童的生活状态,一个个旺盛的小生命在葱茏的山水之间自然生长:无法无天的小伙伴们结伴去偷憨二爷家的桃子;一群孩子偷偷爬上村里唯一的拖拉机去兜风,却急坏了家里的大人们;气质独特的外乡人会打篮球、画画、弹琵琶,为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既有孩童的天真,又有天然的野趣。结合自己幼儿教师职业生涯,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温婉和敏感,用细腻而优美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多彩、纯真的童心世界。

第一阅读

『平庸』男孩遭遇『问题』妈妈

张梅